

第三隻眼睛看神話

曾有人說，神話是人類幼年時期的童話。的確，古老的神話沒有框框，不受任何限制，古樸自然：盤古一隻手就可以舉起蒼天；共工一頭可以碰倒一座大山；誇父兩口就能喝乾黃河水；刑天竟然被砍去了頭顱還能以乳為目，以臍為口，揮動著幹戚戰鬥下去。我們現代人可以這樣去思維嗎？絕對不能，別人不笑話你，你自己都會覺得不好意思。為什麼呢？因為頭腦中條條多，框框也多，畫地為牢的人哪有自由可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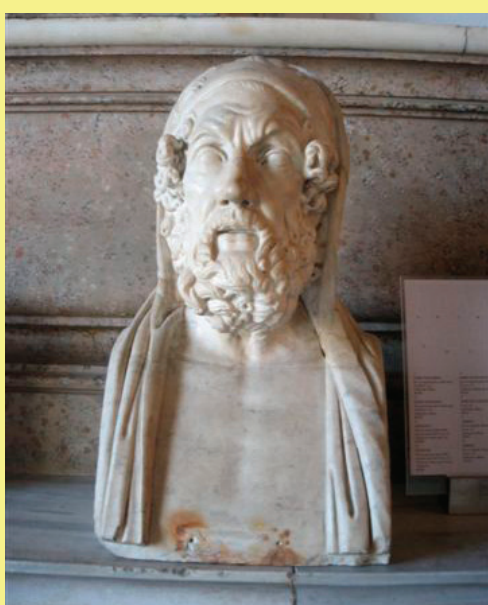
那麼，什麼是神話呢？大多數人認為，神話嘛！無非是原始人憑著想像編造出來的，聽起來挺好玩的，實際上沒什麼意思。在現代有些學者的眼裡，神話就是原始人的精神幻想，或某種特殊心理活動下產生的東西。一句話，在有些專家的眼裡，神話就是神話，根本不能當歷史來看待。可當我們不帶任何偏見走進神話當中，你會得出不一樣的結論。

當西方學者來到古老的非洲大陸的時候，他們很快便意識到，無論怎樣強調口述歷史的重要性都不為過。他們發現，落後

的部族對口述歷史的重視程度遠遠超出現代人的想像之外，他們把口頭傳說不單單看成是知識的傳播，而是把它當成一項神聖偉大的事業來做。部落中掌握口頭傳說內容與技巧的人一旦年老，部落就要舉行隆重的挑選接班人的儀式，被選中的人要接受長達二十幾年的訓練，既要背誦自己部落自古流傳下來的所有神話和傳說，還要有能力將本部落新近發生的事情編入進去。西方學者的這一發現，為我們進一步證實了神話和傳說的可信度。

我們相信，原始人在神話中想要告訴後人的，絕不僅僅是奇妙的幻想，更不是漫無邊際的夢境，它是要告訴我們某些真實的東西，是他們那個年代曾經發生過的一些歷史事件。那麼，究竟是什麼呢？

上一個世紀，德國考古學家哈因利希·舒里曼認為：神話並非都是虛幻的世界，其中包含了某些歷史的真實。他以《荷馬史詩》中所隱含的模糊暗示為唯一線索，在各國尋找傳說中的特洛伊城，終於發現了它的廢墟。而在這以前，學術界一直認為，《荷馬史詩》中的特洛伊城是憑



希臘大詩人荷馬，傳說中他是個又老又窮的瞎子，是他寫下了記錄特洛伊戰爭的《荷馬史詩》

空虛構出來的。

居住在南美洲的印第安人至今流傳著這樣一則古老的神話，說「有一個火柱從天空中降了下來」，然而，地質學家卻依據這則神話提供的地點，在當地找到了一個隕石坑，從而證實了神話的某種真實性。

根據蘇美爾的泥版文獻，在大洪水以前曾經存在過埃利德烏、巴布奇比拉、拉拉克、希帕爾、休爾帕克五個城市。如果認為關於大洪水的記載、傳說都是

虛構的，那麼也一定會認為泥版文書中的記載也是荒誕不經的。但考古學家恰恰在泥版文書提供的地點上，找到了「大洪水以前」五個城市中的三個。

中國最早的奴隸社會是夏、商、週三代，這個排列順序見於甲骨文，也見於先秦諸子的論著中，在中國的上古神話傳說中，不僅有大禹治水傳位夏啓、建立夏王朝的記載，而且還有簡狄吞食玄鳥卵生出商族祖先契的傳說。但是長期以來，史學界對以上記載抱有懷疑的態度，認為夏、商兩代很可能不是真實的朝代，而是古人傳說中的理想社會。從20世紀30年代起，大規模的考古挖掘證實了上古記載與神話傳說的真實可靠性，從大量的出土文物中，人們不但確認了商朝的存在，同時也找到了夏文化層，再一次證明了神話記載是不容忽視的。

研究神話的人幾乎都困惑於一種現象：在遠古的時期，地區間的文化交流尚未形成，各地區的文明形式有很大的獨立性，像非洲大陸和澳洲大陸之間，由於隔著太平洋，在公元元年以前的年代裡，澳洲土著人是不可能劃



「誇父逐日」是中國古老的神話。

著獨木舟來到非洲大陸或其他的大陸。然而人們卻發現，在各自封閉的早期神話傳說體系中，世界各地區、各民族的神話竟然存在驚人的相似之處，像大洪水的記載、十日並出的記載、上帝造人的記載、太陽消失的記載、混沌世界的記載……，如此驚人的一致，使人們不得不懷疑它們出自相同的背景，是對同一事件的不同描述，這也反過來證明，神話和傳說並非出於簡單的幻想。

隨著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，人類在天文學、考古學、生物學、人類學等方面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突破性的進展，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們能否以一種更新的眼光去看待這些神話呢？（《明慧週報》編輯整理自李衛東「人類曾經毀滅」）

修道人的預言

◎文 / 大法弟子

我的老鄰居有一位今年64歲的婦女，她的親爺爺上世紀50年代初仙逝，仙逝那天，他把所有的親戚叫到跟前，自己穿著壽衣躺到了靈床上。當年這位婦女不到10歲，記得她爺爺生前經常盤腿打坐，但不忌葷，應該是一位修道人，並有較強的功能，如給小孩們演示過穿牆術，能讓飛著

的麻雀到他身邊。因我小時候常到鄰居家玩，所以20多年前就聽她說過，前段時間汶川地震後，又聊起來，故記錄下來，以告讀者。

這位道人仙逝前留下了許多的預言，在他的家族中一直相傳著，例如對國家大事的預言，他

講：別看咱們現在在家吃飯，有一天咱們全村老少都得到一塊吃飯去，不准在家吃飯，這件事就是預言的共產邪黨搞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集體吃食堂的事；當時年代他們家孩子多，家裏經常亂哄哄的，但他從來不嫌，整天象個老頑童樣笑呵呵的。但家裏他的年齡大的孩子就嫌亂，他就說，不要煩，將來有一天，想要這麼多孩子都沒有，只准要一個，要倆就要挨刀子，這件事就是預言的中共的計劃生育政策。

他對自己家裏人有一些預言，他說，他的一個兒子最大活到40歲，也就是上文婦女的父親，果然他的兒子在40歲那年，正任縣百貨大樓經理，文革奪權被人害死；他還對家人說他的一個孫女，你們疼她但得不了她的好，結果後來在全家挨餓時，那個孫女被家人送到幾百裏外寄養再無音信；還說到我的鄰居婦女將來生三個孩子，還得再養三個孩子，結果自己生了一兒倆女，又替每個養大了一個小男孩，可

她當年也就是幾歲的孩子呀！

關鍵是這位道人預言到人類將來有一場劫難，是一種瘟疫，很厲害，人正走著路倒地就死了，並對鄰居婦女說你這輩子什麼事都攤上，言外之意這個劫難也得經過，並且說相信聖人話的地方瘟疫就輕。

想想今天，法輪大法的師父講的法句句都是叫人向善，是大聖人，而大法弟子們，尤其大陸的弟子冒著危險告訴世人大法真相，不要與邪黨為伍，共產惡黨才是真正的邪教，目的不就是讓人能躲過劫難，有一個美好的未來嗎？！

為「靈魂」稱重的實驗

一九八七年，一張疑似靈魂出竅的照片，在科學界引起一陣騷動與熱烈討論。這是墨西哥的一位心靈學家胡力安·馬爾薩斯所公佈的病人死亡前一刹那的照片：照片中，在病人死亡的瞬間，有一道白色的東西從身體內衝向上面。

胡力安·馬爾薩斯解釋說，這就是死者的「靈魂素粒子」，剛要離開死人的軀殼，這種初次出現的靈魂，在心靈科學上稱為「靈魂的正體」，一旦失去了它，人體便無法再生存了。

靈魂學研究者把附著於人體的物質稱做「靈魂素粒子」，人死後，靈魂素粒子就會從人的體內跑出來，之後人體只剩下一具沒有靈魂的軀殼，這具軀殼隨著時間的消逝，不久就會腐壞。

真的有靈魂會在死前離開人體嗎？所謂的「靈魂素粒子」是物質嗎？又要如何證實呢？

靈魂出竅的照片引起廣泛討論後，有一群由七個靈魂學權威的醫師、心理學家、科學家組織的研究團體，製造了一套「靈魂測定器」，以證實人死後是否真的有靈魂的存在。

他們認為，如果附著於人體的「靈魂素粒子」是物質，那麼它就應該有一定的重

量，當人死亡的同時，靈魂就會離開人的肉體，所以人在未死前的體重和死後的體重，應該有所改變，這個改變的數字可能就是靈魂的重量。

一九九六年秋天，這群靈魂學權威測試了一百位死者的體重變化，得到以下的結論：當人類死亡的時候，水份和瓦斯會從人體的體內釋放出來，將這些因素扣除重量後，重新計算人體死前與死後的重量，赫然發現前後相差三十五公克。

也就是說，人死的前後剎那間，體重減輕三十五公克，而且沒有胖瘦之分，因此，他們認為，這些實驗證實靈魂是附著於身體上，屬於一種物質，既然是物質就會有一定的重量，他們相信，靈魂的重量應該就是三十五公克。

他們進一步解釋說，離開人體的「靈魂素粒子」，通常如水中浮萍般，漂浮在空中，沒有附著點，呈現微粒子狀態。有時候，這些微粒子會集合成肉眼可以看見的物體，這就是人類眼中所見的「幽靈」，有時候「幽靈」在拍照過程中會出現。

生命奧秘

◎文 / 玉琳

在我做醫生之前，經常會做一個奇怪的夢，每次醒來都記憶猶新。起初，我沒往心裏去。後來，這個夢愈來愈頻繁地出現，在夢中出現的情景每次都是一樣的，我就開始思索這是什麼原因了。後來，在我面臨當醫生還是從事音樂的選擇時，可能是不意識起了作用，我不加考慮地選擇了從醫。令我驚奇的是，從那一天起，這夢就再也沒有做過，但是夢中令我心驚的畫面在我腦子裡深深地印了下來：

在夢裡，我帶著妻子、兒子肩扛手抬的在戰亂中逃跑。一路上看到沿途的傷兵、孤苦的流浪者，斷肢少胳膊，頭上身上流著鮮血，他們都向我伸著手呼叫：「醫生！醫生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……」而我卻在倉惶逃命中，不顧一切地只想自己在這槍林彈雨中帶著一家老小離開這裡。我雖在逃命，腳卻很沉重，心裏知道對不起這些需要我的人……

了

都是冥冥之中安排到我這兒來的。我要為他們解除身體上的痛苦，精神上的需要。就這樣十幾年下來，有一天，來我診所治病的一個病人使我突然明白了那個夢。那曾經使我納悶不解的夢，在一個不經意的時候，被完全解開了。

芭芭拉是來旅遊和探親的。在她到這兒的當天晚上，開著窗戶睡覺，旅途疲勞加上精神壓力，第二天醒來發現自己的臉完全歪了，眼閉不上，口也合不攏了。她患了半邊臉麻痺，中醫叫「面癱」。她嚇壞了。她的姐姐蘇是我的病人，立即把妹妹帶到診所來。

剛一見到她，似乎夢中那張歪曲的臉竟然出現在我的面前，我大吃一驚，不由地倒退一步。我鎮定了一下，心裏明

白，不管是什麼緣份，今天我診所裡有各種各樣的病人，仔細想來，似乎

白，不管是什麼緣份，今天我是不能逃跑的。於是我就為她治療，兩針下去就見她面部腫脹逐漸消散，再後壓痛消失，額頭的皺紋漸漸出現，眼臉開始可以微微閉合，嘴角慢慢活動，不流口水了。看著這一切神速、奇蹟般地發生，蘇激動地流下淚來。

這時，芭芭拉注視著我，突然說：「啊，你怎麼這麼面熟，我在哪兒見過你的。」

「怎麼可能？」蘇在一旁插話，接著，她轉向我的問：「你到過南卡羅林那嗎？」

我沒有回答，心裏想：「在夢裡，在我逃跑時，你沒追上……」

我知道，當年狼狽地不顧別人只為自己逃命時，一定欠下了無數還不清的債。這不，現在一筆一筆地在還呢。這一次，我要告訴她們善惡有報，因果輪迴的道理，點點滴滴，字字句句，沁入她們的心扉。也許不是今天、明天，但終有一天，她們會明白這個道理。

願